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七

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
養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七

人部六

妒婦 後妻

寡婦

喪妻

妒婦一

增詩曰蝨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注言后妃不

妒忌而子孫衆多也 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

君子福履綏之注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

稱願之 詩箋曰以色曰妒以行曰忌 史記曰女無

美惡入宮見妒 又曰好女入室惡女之仇 戰國策
曰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 山海經
曰太室山有木葉如黎而赤理其名曰帝休服之不妒
妒婦二

原左傳曰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
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
汝我何愛焉使往侍寢生叔虎 漢書曰陳后寵袁妒
甚令巫祭祀以迴上意 又曰呂氏妒戚夫人髡鉗赭

衣使舂又斷手足去目燠耳飲瘖藥名曰人羸 又曰
廣川王去嘗有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去愛之立為
后又有幸姬陶望卿為修靡夫人主繒帛昭信譖望卿
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
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伺之益
不愛望卿昭信知去怒誣言望卿厯指郎吏臥處具知
其主名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室羸其身更擊之
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

杖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令諸姬觀糜盡乃止 魏志曰馮方女美素術納焉甚寵幸諸妾害其寵因共殺而懸之言其自縊

又曰袁紹婦劉氏甚妒紹死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其少子尚又盡滅死妾家焉 王隱晉書曰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閣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遙望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又疑復殺乳

母男又死 郭子曰孫秀妻蒯嘗妒罵秀為貉子秀大

不平遂出不復入

詳赦宥

妒記曰王丞相曹夫人性甚

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

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
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
王以為信自叙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
長柄麈尾耳王大羞慙又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
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
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闕雖蝨斯有不忌
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
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又曰

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妒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
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
手各捉縋跗元直遇見婦捉縋跗欲成衣謂當與已杖
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世說曰
桓司馬以李勢女為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十人往李
所因欲砍之見李在牕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乃
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
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閒正辭旨悽惋主乃擲刀抱之

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以功

封其妻哭於家為琰富貴更娶妾故也

馮敬通集曰

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妒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

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

增山堂肆考曰晉武帝太原

中詔選良家以充後宮使楊后選所取后性妒不取端正美好惟取長白卞藩女有美色帝舉扇障面語后曰

卞氏佳后曰藩三世后族不宜枉以卑位帝乃止世
說曰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
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本事詩曰韋庶人
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
唱迴波詞曰迴波爾是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
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來帛賜之 天
中記曰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製以掩
點跡大厯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稍不如輒印

面故有月點錢點

妒婦三

原道苦

種妒

夫婦之道苦謂不至不答

晉書武

少

被傷

告絕

晉書祖約妻無男性妒約亦不敢違常夜寢於外為人所傷疑妻所為求

去職不許劉隗劾曰約新荷殊寵當敬以直內而患生婢妾自被刑戮宜貶黜帝不罪又曰謝邕字茂度妻

鄭氏妒怨懟與邕書告絕邕以書非婦人之辭疑其門生仇元達為之作遂斥元達

增髡頭

劓鼻

魏志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未殯殺其寵妾五人以為死者有知恐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

毀其形朝野僉載宜城公主下嫁裴奕奕有嬖妹主怒劓鼻斷髮帝怒斥公主為縣主駙馬左遷

怒斫桃花

命賣阜英

潛確類書武陽女嫁阮宣性絕妒忌家有桃樹一株花葉灼耀

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令奴取刀斫樹摧折其花

宋書

豫章內史劉休妻王氏妒帝聞之賜休勅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命王

氏親賣阜英婦帚以辱之

龍騰井上

獅吼河東

南史梁郁皇后酷妒及終化為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

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

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餅灌百味以祀之故

帝卒不置后東坡居黃岡與陳季常游季常自以飽

參禪學其妻柳氏悍客至或聞詬罵聲坡詩戲之曰誰

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狂

杖落手見圖愈疾誦賦沉身齊書劉瑱妹為鄱陽

心茫然王妃伉儷甚篤王為

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憂之乃令陳郡殷倩畫鄱陽

王與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密使姬姆示妃妃見唾

之罵曰故宜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疾亦徐差 雜俎晉
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性妒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
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妻曰吾死何愁不
為水神其夜乃自沉於津而死七日託夢伯玉曰君本
願神吾今為神矣伯玉寤而畏之遂終身不渡此水婦
人渡此水者皆壞衣素妝然後敢濟不然風波暴發若
醜婦雖妝飾而神亦不妒也又并州
壽陽縣有妒女廟蓋介之推妹也

孝標三同 文

穆四畏

梁書東漢馮衍字敬通妻任氏悍不畜媵妾
兒女自操井臼劉孝標云予與敬通有三同不

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臼予亦有忌
妻家道坎珂三同也 聞見錄宋王文穆公夫人悍妒

貴為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宅後作堂
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

人 夫 推婢入墓 賜姬出宮 晉書于寶字令升父瑩有
寵婢母甚妒父亡母乃推

婢入墓中經十年母亡開墓婢伏棺上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寶父常取飲食與之家中有吉凶事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惡既而嫁之復生子寶嘗作無鬼論至是始悟幽冥之理作搜神記三十卷唐莊宗有愛姬生子后患之一日元行欽侍上側上問曰爾新喪婦復娶乎吾助爾聘后即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上不得已陽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姬肩輿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自得者累日

銀盆綵緞

高髻濃妝

南唐近事兵部尚書杜業妻張氏妒悍業憚之烈祖嘗命元皇

后召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婢妾何拘忌如此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駕馬未竭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緞賞之雜俎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高髻濃妝一婢新妝稍佳崔氏怒曰汝好妝耶我為汝妝乃刺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以朱傅

之及痴脫
癡如妝焉

妒婦四

增后妒玉人

拾遺記蜀先主以玉人置
甘后側玩之后亦妒玉人

令茹鶴鶴

武梁

帝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為郝后所察動止皆
隔拗憤恚成疾左右識其情者進曰臣讀山海經以鶴
鷓為膳可以療其病使不思陛下

坐慢出妓

南史梁
柳悛性

蓋試諸帝從之郝茹膳妒減半
愛音樂而畏憚其婦女妓精麗者略不敢仰視僕射張
稷與悛狎而為悛妻賞敬稷詣悛先相問夫人悛每欲
見妓常因稷請奏樂其妻隔幔

金瓶賜酒

朝野僉載
唐初兵部

坐妓然後敢出悛因得留目

尚書任瓌勅賜二女皆國色妻妒爛二女頭髮禿盡太
宗聞之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妒即不須飲柳氏拜

勅曰妾與瓊俱出微賤相與輔翼遂致榮宦今多內嬖
誠不如死乃飲盡然非鳩也睡醒帝曰人不畏死朕亦
畏之因詔二
女別宅安置
稱臙脂虎
陸慎言妻沉慘狡妒
吏民稱曰臙脂虎

妒婦五

原詩魏陳王曹植詩曰嗟爾同衾曾勿是志寧彼冶容
安此妒忌 唐李白玉壺吟曰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
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 又
怨歌行曰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
恨無窮 宋蘇軾書孫公素扇詩曰披扇當年笑溫嶠

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
原賦梁張纘妒婦賦曰惟婦怨之無極羌於何而弗有
或造端以構末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聲
而妄受乍隔帳而窺屏或覘牕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
反目私言不忍細忿皆成大寃閨房之所隱私牀第之
所討論或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囂喧忽有逆其妒鱗
犯具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家或投兒
而害壻

寡婦一

增書曰惠鮮矜寡 禮記曰寡婦不夜哭 家語曰昔東彝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早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 列子曰思女不夫而死 淮南子曰以養孤孀

寡婦二

增家語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婦自牖

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矣魯

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

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左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棠公死偃御崔子

弔見其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丁我出自桓

又筮之不吉崔子曰廢也何害前夫當之矣 又曰聲

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

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

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犇來聘求婦於聲伯奪
施氏婦以與之婦曰鳥獸猶不失伉儷子將若何曰吾
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歸二子於
施氏施氏逆諸河沉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
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擔施
氏 又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 列子曰愚公謀
乎太行之險京城之孀婦有男往助之

寡婦三

原染竹

遺穗

湘川記舜巡狩蒼梧而崩二妃不從以淚染竹竹盡成斑而死也詩彼有遺

種此有滯穗

共牢

同穴

禮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

伊寡婦之利

詩死

增從子

報讎

禮夫死從子殺其夫已為嫠婦詳報讎

則同穴

柏舟詩

黃鵠歌

詩注柏舟共姜自誓也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敬奪而嫁之誓而

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列女傳陶嬰夫

征夫馬

死守義作黃鵠歌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寡婦船

引義詩雙鬢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肯隨今日軍迴身獨沒去時鞍馬別人騎范文正公

鎮越民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俸錢百緡治巨舟

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闕津但以吾詩

示之詩云十口相持泛巨川來時焰熱去

淒然闕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門號義桓

屍還陰氏

漢書劉長卿妻桓鸞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夭乃刑其耳自

誓宗婦慙之曰若家無他意何貴義輕身曰先君五更

尊為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是以豫刑以明我

情沛相王吉上奏題其門號曰

辭侯郊弔為夫稽

行義桓鸞下陰喻妻事見前
禮婦人為

謳歌醉宿永日經

年漢書陳遵字孟公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
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

陳宗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醉
宿免歸陳子昂詩孀居永日蓬首終年家專丹穴

躬建墓碑

漢書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者數世家亦不貨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

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劉禹錫

史僕射墓碑史孝章妻博陵崔氏僕射之喪自歿至葬

當門戶備祭祀建碑
表皆崔氏之能也

寡婦四

原天窮

禮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天民之窮而無告也

晝哭

禮記穆伯之喪敬姜晝哭孔子

曰知禮也

不夜哭

禮寡婦不夜哭

未亡人

寡婦自謂未亡人

城崩

琴操

祀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尸於城下哭之道路聞之者皆揮淚十日而城崩類聚孤鸞念其雄見鏡而舞

孤鸞舞鏡

文事

寡婦五

原詩魏文帝寡婦詩曰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

為作此詩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萋萋候鴈叫兮雲
中歸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頽守長
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
迴徒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
可兮久懷 增衛敬瑜妻孤燕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
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張說詩曰綠流茂
滋萍羅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

增歌魯陶嬰黃鵠歌曰黃鵠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

宿兮想其故雄其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念此寡婦兮泣
下數行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
兮終不重行

原賦魏文帝寡婦賦曰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
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是賦惟生民兮艱危在孤寡
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
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遮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
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吾前

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傷
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王粲寡婦賦曰闔門兮
却埽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
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兮敷榮感傾葉兮落
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
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為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
頸心懣結兮增悲 丁廙妻寡婦賦曰惟女子之有行
固歷代之彛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

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迤
榮華煜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埽魂孤
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
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疊疊以西墜雞斂翼
以登棲雀分散以赴肆還空牀以下幃拂衾褥以安寐
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歿之異路終窈漠
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代行駕龍輻於門側
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永絕而不傷自銜恤

而在疾履冰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
霜悽悽而夜降水濼濼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
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
若馳驥之過櫺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於幽冥 晉潘
岳寡婦賦曰樂安任子咸者予少而歡焉不幸弱冠而
終其妻又吾姨也故作斯賦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嬪於
高族承慶雲之光覆荷君子之恩渥奉烝嘗以效順供
灑埽以彌載榮華煜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愁煩冤其

誰告提孤孩以坐側時曖曖而向昏日杳杳而西匿雀
羣飛而赴楹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撫衾幃以
歎息耳傾想於疇昔日髣髴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覲猶
依依以憑附自仲秋而在疚踰履霜以踐冰雪霏霏而
驟落風瀏瀏而夙興意恍惚以遷越神一夕而九升庶
浸遠而哀降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目炯炯而
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寒悽悽以凜凜氣憤薄而乘曾涕
交橫而流枕重曰仰皇天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

躬分孤弱顧穉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津若陵虛兮失翼

喪妻一

增詩序曰喪其妃耦 禮記曰為妻喪父母在不杖不

稽顙

喪妻二

增南史曰宋何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北史曰李象述子也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

從容樸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舊唐書曰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色之好

喪妻三

原鼓盆

舞鏡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乃鼓盆而歌孤鸞念其雖見鏡而舞

行志

傷神

後漢書符融貧妻亡無以殯斂鄉人欲為備棺服融不受曰古之葬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

行其志但即土埋藏而已世說荀奉倩妻曹氏有艷色妻嘗病熱奉倩恒以冷身熨之妻亡人弔不哭而傷

神未幾奉
倩亦卒

失儷

悼亡

失其伉儷
潘岳有悼亡詩

文選

歎難得

復何恨

晉書荀

祭字奉倩娶曹洪女卒歎曰佳人難

張璠漢記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

臨殯曰幸不為

天折復何恨

倚戶觀化

並杖蒙譏

莊子

王龔

並杖行服
時人譏之

孫楚為詩

梁龕宴客

世說孫楚妻亡至
祥服乃為詩以悼

之以示王武子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

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晉書盧江太守梁龕明日

當除婦服今夕請客奏妓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人同

會司直劉隗奏曰夫嫡長妻子皆杖暮宴朝祥慢服之

愆請免龕官削侯爵顛等知龕

有喪吉會非禮宜奪俸一月

娶

吳志孫承字仲嗣喪妻父昭欲為索諸葛瑾女孫權

聞而勸之遂為婚

後漢書楊秉早喪夫人不娶

增葬玉埋香

繩牀經案

玉溪編事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俊築城獲瓦棺

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二年涇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

有深深葬玉鬱鬱埋香之語唐書王維退朝之後以

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

自比曾參

屏絕塵累室中茶錯藥臼經案繩牀而已

獨哀賢后

而齊書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唐

書長孫后薨太宗曰內失

白中無釜

篋裏陳衣

酒

一良佐以此益令人哀耳

雜俎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贍將歸夢炊白中問王

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白中炊無釜也賈歸妻已卒

韓愈文侍御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衣服櫛珥簪

辭

既於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陳之抱嬰兒以泣

宗正之命

却昆弟之情

吳志陳化字元耀汝南人為尚書令妻早亡化以古事為

鑿乃不復娶孫權聞而賢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
室女化同辭權不違其志後漢書朱暉年五十失妻
昆弟欲為娶繼室暉歎曰時俗
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
帷軒夕改 輶輅景

遷 靈衣虛襲 組帳空烟 巾見餘軸 匣有遺絃

俱宋謝莊
殷貴妃誄

美玉褫顏 明珠晦色

張燕
公碑

葉飄辭樹

雲斷別根 白侍
郎文

鏡下窈臺 衣緘全笥 類
要

喪妻四

原無告 私喪 禮私喪
妻喪也

曾參不更娶 韓詩外傳曾參
喪妻不更娶人

問之曰以
華元善也

犯禾葬

季子皋葬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
曰請庚之子皋曰吾為邑宰於斯

買道而葬
後難繼也

王駿不再娶

漢書王駿妻死不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何

敢再

不行服

後漢書陳蕃喪妻還葬鄉里人畢至唯許劭不往或問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

不可

豈違心

魏志管寧妻卒知故勸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

造

不御肉

晉書劉寶字子真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肉輕薄笑之寶不以為意

德宮

之喪

潘岳誄楊仲武曰德宮之喪謂喪妻也

增哀篤瞽妻

蘇東坡集劉廷式未第時

議娶既第而妻瞽卒娶之後庭式倅密州妻死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哀愛弛吾哀亦忘軾深感其言

喪妻五

原詩晉潘岳悼亡詩曰皎皎牕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
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
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
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霑安能已
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 又曰荏苒冬
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望廬思其
人入室想所厯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
遺挂猶在壁悵恍如或存迴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

飛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
梁江淹悼室人

詩曰佳人永慕矣隱憂遂歷茲寶燭夜無華金鏡晝恒
微桐葉生綠水霧天流碧滋蕙弱芳未空蘭深鳥思時
湘醜徒有酌意塞不能持 又曰秋至擣羅紈淚滿未
能開風光肅入戶月華為誰來結眉向珠網漉思視青
苔鬢局將成葆帶減不須推我心若涵煙蓋蓋滿中懷
又曰牕塵歲時阻閨兼日夜深流黃夕不織寧聞梭
杼音涼藹漂虛座清香盪空琴蜻引知寂寥蛾飛測幽

陰乃抱生死悼豈伊離別心 增唐白居易悼亡詩曰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襁子夜歸院
月冷空房不見人 又感月悲逝者詩曰存亡感月一
潛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櫻桃樹下畫
堂前 又舊房詩曰隔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
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秋寒欲夜時

原賦晉潘岳悼亡賦曰伊良嬪之初降幾二紀以迄茲
遭兩門之不造備荼苦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

而早終含芬華之芳烈翩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返
形焉得而久安龔時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顏問筮賓
之何期宵過分而參闈詎幾時而見之日眷戀以相屬
聽轍人之唱籌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長何此夕
之一促且伉儷之好合垂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
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
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兮朝既清延爾族兮
臨後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燈熒熒兮

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饋生塵兮酒停
樽春風兮泮冰初陽兮戒溫浙遙遙兮浸遠嗟斃斃兮
孤魂 增唐劉禹錫傷往賦曰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
旦而潛暉飄零日及之萼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
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矣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
其野農民桑者舉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觀於途裨販之
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
雙泳漣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豸游空穴深兩兩相比何

動類之萬殊必雌雄之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踣
踣而焉如 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僵兮
絃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空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駒晨
轉牕蟾夜通步搖昏兮網黏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蛭蝨
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玩服儷兮猶具繁華謝
兮焉從想翩翩於是非求窻窳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
嗟此生之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
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

原辭晉潘岳哀永逝辭曰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
歡樂尠悵悵兮遲遲遵古路兮言歸思其人兮已滅覽
餘迹兮未夷昔同途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
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
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歸反哭兮殯宮聲有
止兮哀無終既顧瞻兮冢道長寄心兮爾躬 增又

傷春辭曰畫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
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憶其尚存役魂魄於宵夢兮追髣

歸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不得而
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

後妻一

原蒸黎出婦

擬蜂譖子

曾參武城人後母遇之無道其妻蒸黎不熟出之人曰此

非七出也荅曰蒸黎小物不用吾命況大事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知其得免非乎琴操尹吉甫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乃譖之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心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曰此放子之辭也吉甫感悟遂射殺其妻

子死棄市

吏按免官

晉書安帝時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因棄市

如常刑

後漢書龐參為太尉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

中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率吏入太尉府按實

其事遂

增鴈行執禮

翟衣出嫁

晉書列女傳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

也袤先娶孫氏早亡瘞於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是元妃理宜從葬豈可使孤魂

無所依邪於是遂備儀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新唐書竇懷貞中宗夜宴近臣謂

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竇扇郭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芑國夫人者

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壻為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為國奢懷貞軒然

不慚以自

以為繼室

遂遣後妻

唐書許敬宗娶其婢以為繼室假姓

虞 李德武坐事貶嶺南妻裴氏嫁方踰年父矩表離
婚德武許之裴氏曰夫天也可肯乎願死無他後十年
德武未還矩決欲嫁之裴斷髮不食矩不能奪德武於
嶺南娶爾朱氏赦還聞其守節遂遣後妻復為夫婦

後妻二

原繼室

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
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

工織

古詩新
人工織

織故人

閔子單

閔子騫兄弟二人母喪父更娶復有
二子子騫為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

工織素

衣甚單歸持後妻兒子衣甚溫謂其婦欺已去

薛包

之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父默然

出

漢書薛包字孟嘗母喪以至孝聞
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詳繼母

尹氏不言

晉書
涼武

昭王李元盛后尹氏初適扶風馬玄玄卒為元盛
繼室以再醮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已所生

妾一

增說文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 又曰有皐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左傳女為人妾妾不聘也 彙苑曰妾接也言得接見君子而不得伉儷也 師古曰姬者本國之姓貴於諸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後因總謂衆妾曰姬 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又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又

曰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寔勞我心 禮記曰
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雖婢妾衣服飲食
必後長者 又曰妾有子而為之總 又曰買妾不知
其姓則卜之 又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左傳曰卿
置側室 晏子曰內寵之妾肆奪於市 六帖曰官女
也 彙苑曰庶人嬖妾

妾二

增左傳曰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

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
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
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
也公卒立之而以子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又曰遠
氏之女為僖子副妾故納泉丘之女以副助之又曰
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列子曰鄭公孫穆
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媵者以居之漢書張蒼
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趙飛燕外傳曰伶玄之

妾樊通德趙飛燕女使也能道飛燕姊妹事玄曰其人俱灰滅矣盛時疲精神逞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玄因作飛燕外傳 西陽雜俎寺塔記曰王縉為相為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今寺中什梵天女悉韓幹為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 舊唐書曰大歷中崔寧代杜鴻漸為節度使寧入朝以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寧妾任氏魁偉果幹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得

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遁去

外史檇杙曰潘炕與弟峭同為蜀王建掌機衡號大樞
小樞炕嬖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母夢吞
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工小詩建至炕第
見之意欲取炕曰臣下賤之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靳
之 龍川志曰真宗臨御中外無虞或勸以聲伎自樂
王文正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官治錢上使
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金三千兩

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 別錄曰

韓魏公至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山堂肆考曰

宋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姬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蘇東坡乞詩坡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合璧事類曰宋子京出知成都帶唐書於任所

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
紙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宴錦江
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妾各送一枚凡二十餘枚子京恐
有厚薄之嫌不敢服忍冷而歸

妾三

原當夕

問辰

禮記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進御於君又曰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

一問之謂諸侯也

衣帛

織蒲

國語季孫相魯無衣帛之妾通鑑臧文仲妾織蒲

增列屋

韓文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妒寵而負

情爭妍而取憐

綠珠

碧玉

本傳姓梁白州博白縣人生雙角山下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

真珠一斛買之孫秀使人求之不與秀譖於趙王倫收

兵忽至崇曰我為汝獲罪綠珠曰願效死君前遂墜樓

而死左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納之

不還知之作綠珠怨密寄之末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

代容華為君盡碧玉見詩赴井死承嗣

得詩於裙帶諷羅吉告知之遂族誅之

古今樂錄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

臨渡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

苦我自迎接汝後人因名渡曰桃葉渡在金陵秦淮口

不用楫謂橫波急也唐語林韓退之有二侍姬柳枝

絳桃初退之奉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

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

月團圓蓋有所屬也迨奉使歸柳枝踰後園竄去家人

追獲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

桃園裏住留花不發侍郎
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易馬

隨鴉

酒徒鮑生多
畜聲伎外弟

韋生好乘駿馬游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於山寺
兩易所好乃以女伎善四絃者換裁叱撥馬今是堂
手錄杜大中自行伍為將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
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上有紙頗佳書
臨江仙一闋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覺而視
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誦賦

主書

蜀志劉琰字威碩婢妾十人悉教讀書能誦魯靈
光殿賦唐書韋陟字安卿遷吏部常以五彩牋

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荅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
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辨玉

捧金

石季倫愛妾名翻風年十五容貌無與比
者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珍寶瑰奇

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其出處者乃使翻風辨其聲
色並知其出處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

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柔而性清涼佩服利人精神

本傳韓翊妾柳氏天寶末盜覆二京柳氏剪

髮毀形寄居法靈寺肅宗反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麸金題詩贈之柳氏捧金鳴咽報以詩無何

為番將沙叱利劫歸虞侯許俊徑造其

琴客香兒

第出翊札示之挾之跨鞍馬以歸韓氏

麗情集柳宜城愛妾善撫琴字琴客又曰元載侍姬

薛瑤英幼以香屑飲啖之長而肌膚香潤故謂之香兒

玉女雪兒

南齊書蕭景先遇疾遺言作啟謝世祖曰自丁荼毒已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

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艷華奉東宮

北夢瑣言李密愛姬能歌

舞每見賓僚詩句奇麗有人意

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

原歸不隨命必殉

枝乘尊子鼻之母為小妻乘東歸不肯隨乘

左傳魏

武子有賤妾疾曰必嫁是妾及病甚曰我死必以為殉

及卒子從
治命嫁之

犇孟僖

毒彭祖

泉丘女夢以帷幕孟氏之廟遂犇於孟僖子

漢宣帝時張彭祖以舊恩

制總麻

為齊縗

車削上言喪服

封陽都侯為小妻所毒
禮制庶子為母總麻三月傳曰尊非為體

禮悼公之

母死哀公為之齊縗有若曰為妾齊縗禮與公曰吾得

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注言

服長子

祔女君

禮妾為君之長

皆為吾妻也文過之言
子與女君同注不敢以恩將服君之正統

禮妾祔妾

祖姑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曰女君嫡祖

姑也易牲而祔

屈節汝家

受笞主父

晉書周顛母李氏字絡秀

几下女君一等
顛父沒為安東將軍求絡秀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

戶珍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顛顛長母曰吾屈節為

汝家妾不與我為親吾亦不惜餘年顛等從命李氏始

為方雅之族
戰國策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

妻私人夫至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恐逐主母勿言殺主父於是佯僵仆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五十杖妾一僵上存主父下存主母身

如婦事姑

出妻寵妾

晉書

受笞此忠信而得罪也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亦宜答拜摯虞議曰以妾事女君如婦事姑則敬與婦同而加賤也宜不答拜魏氏春秋鍾會母寵於父繇繇出其夫人太后為言文帝詔復之繇憤恚餐椒致噤乃止

任其所之

未能遣此

世說晉王處仲數荒恣於色體為之疲左右諫之數曰吾

乃不覺耳若如此甚易也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齊書張環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哀暮畜妓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慾無一復存惟未能遣此耳

桃口柳腰

仙姿玉質

雲溪友議曰白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

腰後樂天年老又病風欲放樊素素慘然泣下不忍去
樂天亦愍然不能對遂作不能忘情歌 唐書元載寵

妾薛瑤英能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

迴面

惟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往往得見其歌舞

避之

聞聲足矣

南史齊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
女樂邀琨傳酒行炙皆命內妓每行

至琨琨今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客皆笑琨容色

自若 天寶遺事寧王有寵姬美姿色善謳唱客莫得

見李白侍酒戲謂王曰聞王有寵姬善歌今酒肴醉飽

羣公宴倦王何吝此女不示於衆王笑謂左右設七寶

花障召寵姬歌於障後白起謝

別成玉珮 故整金

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足矣

釵 綠珠傳石崇美妾千人擇數十人妝束一處忽使視

之不相分別刻玉為倒龍佩結繞檻而舞 吟 聰 叙

錄李愿家有一姬名真珠自謂女寶後為牛僧孺侍妾

有殊色盧肇至僧孺奇其文延於中寢會真珠沐髮方

以手捧其髻插金釵於兩鬢間僧孺曰何妨一
咏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

居燕

子樓

游鶴林集

長慶集尚書張建封納歌姬關盼盼
於燕子樓公歿盼盼念舊愛不嫁居

是樓十餘年嘗題詩見志白樂天賡和之復贈一絕盼
盼得詩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世之後以我
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快
快旬日不食而卒古今詩話趙嘏浙人有美妾洎計
偕母不許攜行會上元節妾為鶴林之游州帥見之掩
為已有明年嘏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
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叱利
今日青蛾屬使君帥聞之遣還

善鼓箜篌

誤驚響

板

洛陽伽藍記徐月華本高陽王雍妓善彈箜篌能為
明妃出塞之曲後嫁為衛將軍原士康側室近青陽

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成市徐嘗語士
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修容能為綠水

歌艷姿善火鳳舞士康遂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

侯鯖錄宋宰相蔡確字持正貶新州有侍妾名琵琶

嘗養一鸚鵡慧甚公每呼琵琶即叩一響板鸚鵡傳言

呼之及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呼不已公感傷

成疾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

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悒悒不樂久之亦終

六郎容

範

四妾聲歌

通幽記哥舒翰有愛妾曰裴六郎容範曠代兼善歌舞元楊廉夫母夢金鉤

入懷而生別號鐵笛道人晚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

里家畜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枝皆善音樂每乘畫

舫恣意所之豪門

嘗歌金縷能銜玉簪

國史補杜秋娘金陵

巨室競相邀致

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

衣勸君莫辭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

枝錡叛沒入宮又放歸杜牧感而作詩南史梁羊侃

性豪侈善音律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

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咸謂能掌上舞
又有孫荆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

浮花浪蕊

白藕玉梅

考舊續聞蘇東坡有妾名朝雲榴花朝雲
死於嶺外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

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
詹天游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駙馬家有十姬皆絕色名粉兒者
尤艷一日招天游宴畫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
占一詞曰淡淡春山兩點青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
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
個也銷魂揚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真個銷魂也

枕藏玉馬

帳處金絲

宋沈攸之為荊州刺史廡中
有羣馬每夜輒騰擲驚嘶攸

之令人於檻邊伺之見一白駒以繩縛腹起軼如飛掩
之不及視廢猶閤從入閣內問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
上玉馬以綠繩穿之臥則置枕下夜或失所在旦則如
故視其蹄果有泥跡攸之亡不知所往杜陽編薛瑤

英元載之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褥出句驪國衣龍
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重搏之不盈一掬以體不勝衣
故於外國 鶯鶯燕燕 田田錢錢 十郎二女俱為雲
求是服也 間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早世次曰燕燕與羣妾等陸
病且貧貨所居棲墓廬羣妾散燕獨不忍去十餘年陸
死自鬻以葬焉嗚呼豫讓懷智伯國士恩始以國士報
燕得不賢於讓哉 書史會要辛棄疾二妾也因其姓
而名之皆善筆札 嘗代棄疾答尺牘

妾四

原脅為夫人

公羊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為妻脅於齊媵之先者注公聘楚齊

君媵魯公以
為夫人也

不以為如

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如

不

可為主

劉輔上書於成帝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增稱雷尚書

說世

王導有幸妾姓雷頗預政

隔簾奏樂

南史梁夏侯宣性儉率有妓妾

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嘗隔

犀帶易姬

開元遺事嚴續相公歌姬

簾奏樂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唐錫給事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唐錫慕姬之色嚴有

欲帶之心一日出姬解帶以骰子較勝負數巡唐彩大

勝唐乃酌酒命美女歌

炎海清涼

東皋雜錄王定國嶺外歸出歌姬勸

一曲而別嚴悵然久之

蘇東坡酒坡作定風波詞并序曰定國歌兒名柔奴姓

宇文氏家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廣南風土應是不

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是家鄉

翠翹婉媚

翠翹洪內翰侍人失

遂贈以詞有炎海清涼之句

其姓善畫自題云翠翹戲筆字畫婉媚程

侍姬訴客

大昌題詩曰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宿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會出家姬坐客張續醉挽妓不
前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
乃令客失歡邪今取
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愛妾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
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妾五

真珠百琲

石季倫嘗屑沉水香
塵末布象牀上使所

原詩齊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曰未央才人中山孺子
一笑傾城一顧傾市傾城不自美傾市復為容願把陵
陽袖披雲望九重 又曰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
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飈及秋風落芙蓉子瑕

矯後駕安陸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梁吳
均去妾贈前夫詩曰棄妾在河橋相思復相遼鳳凰簪
落髮蓮花帶緩腰腸從別處斷貌在淚中消願君憶疇
昔片言時見饒 梁簡文帝詠人棄妾詩曰昔時矯玉
步含羞花燭邊豈言心愛斷銜啼私自憐但覺歡成怨
非關醜易妍獨鵠罷中路孤鸞死鏡前 梁元帝代舊
姬有怨詩曰寧為萬里隔乍作死生離那堪眼前見故
愛逐新移未展春花落遽被涼風吹怨黛舒還斂啼紅

拭復垂誰能巧為賦黃金妾不貧 王僧孺為何遜舊

姬擬上山采靡蕪詩曰出戶望蘭薰褰簾正逢君斂容

裁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

寒松君心逐朝槿 又為姬人怨詩曰自知心裏恨還

向影中羞迴持昔慙慙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扇歸妾

與君裘絃斷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又作寵姬詩曰及

君高堂還值妾妍妝罷曲房褰錦帳迴廊步珠屐玉釵

時可挂羅襦詎難解再顧連城易一盼千金買 又詠

姬人詩曰窈窕守容華但歌有情曲轉盼非無以斜眉
幸相矚不減許飛瓊多勝劉碧玉何因送款款半飲杯
中醪 陳陰鏗和樊晉陵傷妾詩曰畫梁朝日盡芳樹
落花辭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
多絲戶餘雙入燕牀有一空惟名香不可得何見反魂
時 增晉翹風怨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坐見
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楊炎贈薛瑤英詩曰雪面淡蛾
天上女鳳蕭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

不勝春 闕盼盼詩曰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

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又曰北邙

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劒履歌塵散紅歌

香銷已十年 唐杜牧感杜秋娘詩曰椒壁懸錦幕鏡

匱蟠玉螭月上白壁門桂影浮參差金階玉露重聞把

紫簫吹燕媒得皇子夫人親捧持虎睛珠絡祿金盤犀

鎮帷 宋蘇軾贈張子野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

九尺鬚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

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
彭宣到後堂 又朝雲詩曰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
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
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
陽雲雨仙

增詞蘇軾贈柔奴定風波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
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

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家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六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八

人部七

妓
家範

去妻

子婦

妓一

增釋名曰妓女樂也
鑑誠錄曰蜀人呼營妓為女校

書

妓二

增天中記曰河間王琛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
南史

曰到搗有愛妓陳玉珠宋文帝逼而奪之搗怨帝將殺之搗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奪封 江南野史曰開

元中廬陵永新縣尹氏女美姿容善歌唱重陽與郡女戲登南山文峰為同輩歌一曲聲逗數十里時刺史召見之表進入宮封為唱歌供奉喉音妙絕元會大燕含元殿時燕方酣戲囂劇聖情頗撓高力士因推永新出歌纔一聲羣唱皆默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號為玉女峰立廟祀之 桂花叢集曰國樂婦人有永

新婦御史娘柳青娘皆一時之妙也 本事詩曰李逢

吉性彊憤猜忌好危人劉禹錫有妓甚麗李一旦陰期
約會奪之劉惶惑歎咤而歸知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
四詩以擬四愁云爾 麗情集曰長安名妓劉國容有

色工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
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
駒齋短書寄之長安子弟多諷誦焉 郡國雅談曰薛
濤字洪度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

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聳幹
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
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韋臬鎮蜀召其侍酒賦詩入樂
籍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 隨隱漫
錄曰韓香南徐妓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
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怒投牒有司集官軍于射圃中
妻以一老卒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汝買羊沽酒
名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

續侍兒小名錄曰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為郡窮于京師而人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 三朝野史曰馬光祖知高郵軍值軍官榮全率眾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我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方岳作義娼傳閭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 宋史曰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諫

曰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

妓三

增都下無雙

關中第一

天寶遺事都下名妓楚蓮香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

請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其香也麗情

集長安中有娼女曹丈姬工翰墨為關中第一時號為

書仙有任生者

多生花草

能舞柘枝

李公垂詩序真娘吳之妓

人歌舞有名者死葬虎丘寺前墓多花草蔽其上麗

情集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筵中

與河東人坐接神通目授如舊相識自此不

復面矣灼灼以軟紛帕裏紅淚密寄河東人

厚資獻

賦 感舊題詩

五代史補歐陽彬在湖南日馬氏不用因而落魄街市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

延于家一日西蜀圖網將發瑞卿遂以家財資彬隨網
吏入蜀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
尚書左丞相夔州節度使 本事詩杜牧佐故吏部沈
公在江西慕張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
置宣城後為沈著作所納見之于
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之
陵前松柏 髻上

杏花

樂府廣題蘇小小錢塘名娼也南齊時人西陵在
錢塘江之西所謂西陵松柏下是也 蕙畝拾英

集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髻
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
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
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
辰此念息矣難
承命實未嘗往
躬撰彩牋 親輸錦帳
蜀牋譜薛濤
僑止百花潭

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酬獻賢傑時謂之薛濤牋
晚歲居碧雞坊瓶吟詩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蜀

濤卒文昌為撰墓志

因話錄睦州刺史柳齊物少而

俊邁家富于財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嬌陳如者姿藝

俱美柳詰之悅焉陳云第下錦帳二十里即奉事終身

不易其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錦帳以行陳大驚且

賞其竒特竟納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為中表所推

明皇在人間嘗聞嬌陳之名訪知乃召入宮涕泣稱痼

疾且老上知其不

可強也命之歸

素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烏

帽人叩門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美人也靖詰之

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託喬木乃與俱歸太原

雲溪友議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

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

鼻似烟腮耳似錨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

端往求之乃更贈曰覓得驂駒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

端揚州近日無雙價一朶能行白牡丹于是賓客競臻

烏帽紫衣 墨池雪嶺

豪異祕纂 李靖謁楊

其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
便登雪竇向其一日黑白不均

筒竹盛詩

紅蓮贈

句 唐語林長慶中白居易為杭州刺史官妓高玲瓏謝
好好巧于應對善歌樂後元微之鎮會稽參其酬唱
每以竹筒盛詩往來 元集白樂天及第時贈長安
妓阿軟絕句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萬草無顏色

妓四

增攜妓東山

世說謝安游
東山嘗攜妓

稱一枝花

異聞錄天寶中
常州刺史榮陽

公子應舉狎長安娼女李娃娃後封沂國夫人夫人舊
名一枝花元稹酬白樂天代書一百韻云翰墨題名盡
光陰聽話移注云樂天每與予同游常題
名于屋壁顧復本說一枝花自寅至己

飲薰肌酒

麗情集薛瓊瓊開元宮中第一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
青狂生崔懷寶竊窺瓊瓊夜之內樂供奉楊羔潛待之

羔令崔作小詞方得見羔飲懷寶薰肌酒曰此長春草
所造亦云千歲酒可令白髮變黑致長生之道崔後為
河南司錄瓊瓊理爭為吏所
詰收赴闕明皇因以賜之
媛手妓懷
申王每至寒
冬以手納妓

懷取

羨卷中人

麗情集崔微蒲妓也同郡裴敬中以
興元幕為梁使蒲一見動情相從累

月敬中言旋微不得去怨抑不能自支後數月敬中密
友東川幕曰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寫真知退為微致意
于夏果得絕筆微捧畫謂知退曰為妾謝敬中崔微
一旦不及卷中人微且為郎死矣明日發狂自是卒

松花造紙

牧豎間談元稹為監察御史使蜀知有薛濤
難得見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洎稹登

翰林濤歸浣花所造十色彩牋作小幅松花紙多用題
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于松花紙上寄贈一篇薛嘗

好種菖蒲故

篇未及之云

妓五

增詩古樂府蘇小小歌曰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唐譚洙題真娘墓詩曰虎丘

山下冢累累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好色真娘

墓上獨題詩劉禹錫擬四愁詩曰玉釵重合兩無緣

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牋

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靡蕪山下過

遙將紅淚灑窮泉鸞辭舊伴栖何處鳳得新巢已稱

心紅粉尚殘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
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
深 舊曾行處徧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
已老畫眉牕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
往難莫道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難乾 三山不見
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後
月宮深紗牕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
天上鏡只應徧照兩人心 無名氏贈御史娘詩曰天

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
把新聲傳順郎 元稹寄贈薛濤詩曰錦江滑膩岷峨
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
毛紛紛詞客多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
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胡曾贈薛濤詩曰萬里橋邊薛
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
不如 任生贈書仙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
下九天莫怪濃香薰骨膩雲衣曾惹御爐煙 妓徐月

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
兩人同去一人歸
生憎平望橋邊水
忍照鴛鴦相背飛
竇鞏弔妓東東詩曰
芳菲美艷不禁風
未到春殘已墜紅
惟有側輪車上驛
耳邊常似叫東東
宋潘庭堅毛惜惜詩曰
淮海艷姬毛惜惜
蛾眉有此萬人英
恨無匕首學秦女
向使裹頭真杲卿
玉骨花顏城下土
冰魂雪魄史間名
古今無限腰金者
歌舞筵中過一生

增賦 馬彘咏妓轉轉賦曰
玳筵既啓雅樂斯陳
霧卷

羅幃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韞以生塵

增書妓劉國容寄進士郭昭述書曰酣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私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餐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

去妻一

增禮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

遂之注云當喪當舅姑之喪出除喪絕族 家語孔子
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
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
娶無所歸與共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
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去妻二

增家語後序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
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荀子曰孟子惡敗而出

妻可謂能自強矣注云惡其敗德而出其妻也 漢書

曰霍光以女妻金賞賞以霍氏事有萌芽上書去妻上
哀之得不坐 世說曰王獻之疾篤道家上章應首過
問子敬有何異同子敬云不覺餘事惟憶與郝家離婚
後漢書曰桓榮年四十無子弟子何湯乃去榮妻為
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 舊唐書曰崔顥登進士有俊
才無士行好捕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
愜意即去之

去妻三

夫妻再合 冥遇並附

原愛弛

義絕

以色列事人色哀而愛弛 夫婦之義絕

仳離

衰薄

詩有

女仳離啜其泣矣 夫婦日以衰薄

叱狗

別鶴

後漢書鮑永字君長 養後母至孝妻嘗於

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 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出之為改娶乃援琴為別鶴操

去

閤

送畿

古詩故人從閤去 詩薄送我畿

下堂

去室

綱鑑宋弘曰糟糠之

妻不下堂

蘇武

同心

反目

詩黽勉同心 易夫妻反目

失儷

怨耦

左傳烏獸猶不失儷 又曰怨耦曰仇

來歸

放出

左傳凡諸侯之女歸

寧曰來出曰來歸 禮曰舅姑怒則子放 婦出而不表禮焉注不表謂不明言其過

貳行

三

出 詩女也不夾士貳其行士也周極二
三其德 管子士三出妻逐于境外

離絕 棄背

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

取棗

負薪

漢書王吉字子陽妻

敗 花落色衰復相棄背

取東家棗啖吉吉乃去婦東家欲伐樹請于吉去婦復

還 又曰朱買臣負薪其妻羞之求去買臣曰吾五十

當富貴今四十九矣妻怒之曰今當餓死遂去之及為

會稽太守入吳界見故妻與夫治道令後車載其夫妻

到太守舍園中給之食一日

上書去

束緼還

上霍光壻

妻自縊死與夫錢令葬送

金賞事見二

王珉妻

陳平嫂

晉書王珣及珉皆謝氏壻太傅安既與珣

絕婚又離珉妻遂為仇怨

漢書陳平與兄伯同居伯

常耕田使平游學嫂疾平不親生產曰有叔如此不如

無有伯聞之

呵叱出門

離訣登車

後漢書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

遂逐其妻

遊食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謀及賓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異充母兄弟不可承宗祀遂呵叱妻出門又曰黃允有雋才知名郭林宗曰卿有絕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表隗見允曰得婿如此人足矣允聞之遂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日見棄方與黃氏長別乞一會以展離訣集客二百餘人婦攘袂而前數允隱匿穢事十五言畢登車而去允遂廢于世

增詰澗折蕪

分釵斷帶

金陵故事齊處士劉璩居上元青龍山為儒林之宗年至四十未婚其友為娶王氏

乃詰澗折蕪而去因名其地為蕪蕪澗本傳即黃允事允出妻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棄當分釵斷帶

鏡破絲斷

雨散雲收

孟郊去婦怨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

連 唐宋遺史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子乃出之妻為詩以別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晌間便是孤

帆從此去不堪重
過望夫山遂如初

夫妻復合 增故妻再合 去婦

復還

後漢黃昌妻遇賊被掠轉入蜀為人妻後昌為蜀郡守其妻因治事至府中昌以不類蜀人問其由妻曰妾本會稽黃昌妻遭亂入蜀昌左足下有黑子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乃再合焉 下王吉事見前

原陳詵二妻

賈充兩婦

晉書李繁姊先適陳詵生四子遭亂詣賊請活姑命賊遂

掠去詵更娶嚴生子暉繁後得姊歸詵詵籍注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為詵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畝隴之夫不達禮義施孝叔妻失身于卻孽而不棄者以非其罪鄙野之人臨危請姑險不忘順可謂婦矣士喪禮曰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先嫡後繼從之 又曰賈充前妻李氏以大赦得還詔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氏怒

曰刊定律令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乃為李氏築館舍於外也

重逢潁婦

復憶餅師

宅左有賣餅者其妻織白明媚王一見屬意 詩話唐寧王憲

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及環歲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

王乃歸之

梁女重生

永興復合

晉書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授禮聘尋而其

夫戍長安久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母逼嫁之尋病死其夫還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家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壻聞詰官爭之侍郎王道議曰此事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異苑

家呂相河南人娶永興女為妻生子乳哺中舅姑怒逐之後相攜幼子過永興見羣婦同游幼子牽一婦號泣

相回顧久之認是幼子

母與相復為夫婦焉

賈鏡咏詩

織機題字

古今詩話

陳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乃破鏡各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其妻歸楊越公得鏡乃為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還其妻下寶滔妻

蘇氏事見賢婦人類

能重室家

故遺鞵履

北史宋東

徐州刺史張謹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謹為宋冀州長史因貨絹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已六十矣大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禮此老母復何所任乃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謹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謹入魏下宋程鵬舉事見賢婦人類

冥過贈以玉壺

遺之金枕

搜神記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珪才貌俱美悅童子韓

重欲嫁之王不許紫珪飲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感其意乃具帛幣弔于墓前珪魂出家見重流涕相與還家

三日夜贈以徑寸珠并白玉壺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
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歿命黃墟命
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
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
近何當暫亡紫珪一作紫玉 人曰隴西辛道度行至
雍州城西五里見一大宅辛度求餐飯饌食訖女為度
曰我秦王女出聘曹國無夫而亡今日君來願為夫婦
經三宿女曰共君宿契只可三宵命取牀後蓋子開之
以金枕一枚為信度出金枕在懷至秦以枕于市貨之
秦妃索看悲不自勝遣人發冢惟失金枕解體看情交
宛然秦妃曰此真我女壻也

封為駙馬都尉令還本國

吳中蝴蝶壇上彩鸞

寧波志東晉梁山伯祝英臺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
虞訪之始知為女歸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
梁後三年為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祝適馬
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至梁冢哀痛忽地

裂祀投而死馬氏聞其事于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
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于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于
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橋壘所化也婦孺以梁祝呼之
豔異編文蕭抵鍾陵西山山有許真君上昇第每歲中
秋士女櫛比丈生睹一妹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與
文蕭嫁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歌罷
秉燭陟山捫石生亦潛躡其蹤妹顧曰非文蕭耶引至
絕頂侍衛甚嚴後有天判云吳彩鸞以私慈洩天機謫
為民妻一紀

後入越王山

藍橋玉白

范陽金盃

艷異編裴航遇
雲翹夫人與詩

云一飲瓊漿百慮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
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藍橋渴過一舍有老嫗揖之
求漿嫗令雲英掣一甌漿飲之航欲娶之嫗曰但得玉
白玉杵當與之後航得杵白為搗藥乃得娶後同仙去
志怪錄范陽盧充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出獵
射中一麋逐之不覺遠見一門如府舍入其中遂見少

府令女配之三日少府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生男當以相還送至門充便上車去又四年三月三日忽見一犢車充往開車後戶見崔女與三歲兒共載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并贈別詩兒大名温休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夢入仙宮 形歸

畫幃

盧肇遺史盧李二生隱太白山習吐納李生不甘浪跡江湖于揚州逢盧生號二舅以馬來迎朱門

斜口侍婢數百人一女子佐酒善筮葆容色極佳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燕罷曰莫願作姻否其年汴州陸長源以女妻之宛類盧舅坐善筮葆者李具言舊事女曰少年時因兄弟戲乃作夢入仙宮如君所言 松臆雜記進士趙顏于畫工處得一軟障一婦人甚麗謂畫工曰世無其人如何令生願納為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彼必應應則以百家繅戾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

果活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兩歲友人曰此妖也
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顏攜劍纔入室真泣曰妾南
岳地仙也無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之名既不奪
君願若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
先所飲百家絲灰酒覩

冢稱神女

人說鬼胎

參寥子宋

其障惟添一孩子焉
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有一女
子悅之無因而得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告母尋見
女子說之
女聞感動因脫蔽膝令母密藏席下卧之當
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氣欲絕謂母曰葬
時從華山過母從之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
妝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
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言訖棺開女倏入棺中因
合葬呼曰神女冢
中朝故事人說鄭畋是鬼胎其母
卒後與其父亞
再合而生畋

去妻四

原逆喪

穀梁杞伯來逆叔姬之喪
傅曰夫不逆出妻之喪

不安

左傳莒子娶
女於向向姜

不安莒而歸莒人

無子非過

梁叔魚三十無子欲出
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

入向以姜氏還也

蕩舟而歸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
于圃蕩公公懼色瘖禁

有子五人恐子晚

出耳非妻之過也

不為伋妻

禮記于思曰不為伋
也妻者是不為白也

之不止公怒歸之未

母

增人不如故

後漢書竇立妻與立書有衣不如
新人不如故之句餘詳薄妻類

讀書蔬食

南郡新書河東裴章嘗遇高僧慧照言其官
班位望過于其父娶妻李氏年四十餘章從

職太原棄妻子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奉李氏自感其

薄衣褐壁髻讀書蔬食又十年章復遇照謂曰五十

年前言郎君必貴今皆不然何也章以薄妻之事告之
照曰夫人生魂訴于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旬日自以刃
剗腹而死

去妻五

原詩古詩曰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
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似相類手爪
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
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
故後漢焦仲卿妻劉氏為姑所遣時人傷之作詩曰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綺十四學裁衣十
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嫁為婦心中嘗苦悲君既
為府吏守節情不移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
五匹大人故言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有繡腰
襦葳蕤金縷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交文象牙簾
宛轉素絲繩鄙賤雖可薄猶中迎後人 魏文帝代劉
勳出妻王氏詩曰翩翩牀前帳可以蔽光輝昔將爾同
去今將爾共歸緘藏篋笥莫當復何時披 曹植棄婦

篇曰石榴植庭前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璨彩有光
榮光榮煜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
悲鳴夫何為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
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歿無精棲遲
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
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寒帷更攝
帶撫絃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
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為良實願

君且安寧 增唐顧況棄妻詞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
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
憶昔來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
魂託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下萬里關山道及至
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殘新寵方妍好 李白
白頭吟曰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
秦草芳寧甘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
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

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
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
羞故林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
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
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
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有青陵臺 戴叔
倫去婦怨曰出戶不敢歸風悲日淒淒心知恩義絕誰
忍分離別下坡車鞦鞞畏逢鄉里親空持牀前幔却見

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為是秋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冤不
相似

原賦魏文帝出婦賦曰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
惟方今之疏絕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絕信古今
其有之傷乳獨之無恃恨胤嗣之不滋甘歿身而同穴
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
之不谷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
遵長塗而南邁馬躊躇而迴顧野鳥翩而高飛愴哀鳴

而相慕撫駢服而展節即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
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恨而顧望心鬱結其不平 曹植
出婦賦曰以才薄之質陋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
意恐疎賤而不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
頽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忉怛以悲
驚衣入門之初服背牀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
悲而失聲嗟冤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
棄悼君施之不終 王粲出婦賦曰旣僥倖兮非望逢

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猶蒙眷兮見親更盛衰兮
成敗思情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
不篤兮終始樂枯萸兮一時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
棄之馬已駕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顧
堂室兮長辭

原書後漢竇玄舊妻與玄書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
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告訴仰呼
蒼昊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自

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子婦一

增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敦年卮匱非餒莫敢用與恒食
飲非餒莫之敢飲食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

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又內

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
紳左佩紛帨右佩箴管施繁褻大觴木燧衿纓綦屨以
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瘵而敬

抑搔之 又曰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介婦

請于冢婦 又曰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蒞蘭

則受而獻諸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

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

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子夏曰嫁不及舅姑謂

之不幸 漢書賈誼曰秦人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

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 莊子曰室廡空虛則婦姑勃

蹊 又廣川王傳曰背尊章嫖以忽顏師古曰尊章猶

言尊姑也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父母也孝故忠可移
于舅姑 顏氏家訓曰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
與男女無異

子婦二

增列女傳曰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于內孟子不悅
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
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汝
不察于禮而責于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

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 列女傳曰班昭年七

十餘卒有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

家贊按昭子曹慤丁慤妻也 世說曰張說女嫁盧氏

女嘗為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搯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

舅得詹事矣

子婦三

增獻珍 嘗藥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者舅姑在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敢先嘗 莊淑公

主事舅姑以禮姑寢疾不

解衣藥糜非親嘗不進

乳姑

鞭婦

唐書崔澹曾祖母長孫氏

年八十無齒不粒食祖母唐夫人事姑至孝每旦梳洗拜姑于堂下即升堂乳其姑姑賴其養數年康健一旦姑病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世謂崔氏昌人自所本云 又曰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卑非鬪也且予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

原佐餒

授室

禮記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餒 又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特豚

雙鯉

禮記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姜詩母好生魚及江水其妻取水不及時詩乃

棄妻妻寄鄰舍常作膾倩鄰母送詩母母感之呼還舍傍輒有泉脈如江水兼躍雙鯉以供母膳

必

嘗必服

勿逆勿怠

禮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 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又子

婦孝者敬者父母舅

姑之命勿逆勿怠

枕几不傳

杖屨祇敬

禮舅姑 之衣衾

簾席枕几不博注傳移也

又杖屨祇敬之勿敢近

傳家子婦

請事舅姑

又

沒則姑老傳家事于子婦

又

娶不舉樂

嫁親饋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也

食

又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又婦既嫁

猶有不至而後內和

又以此防人婦猶有不至者謂不親夫事舅姑之側也

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

增挽車提甕

盥饋執筭

鮑宣妻桓

氏事見賢婦人類

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

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行法度

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以成國家之美于是與夫

人坐堂上主執筭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

婦禮本

姊如獨殊

公姑皆賀

唐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太后羸老有

于珪

疾而性素嚴諸娣姒皆畏之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
孝 唐盧徹為吉州刺史一女有幽閒之德馬暢求之

卜者曰祥女入門而

原出婦疾怨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

媪御皆喜公姑皆賀
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注雖當出猶為之隱不表禮謂不明其過犯也

守

肉取水

漢書蒯通曰臣之里有婦姑使守肉夜亡其肉姑以為婦盜逐之嘗有里婦束縵請火曰

昨暮犬得肉姑慙追其婦還 姜詩母好江

增節其

水妻常取之一日來遲母渴詩遂遣其妻

飲食 還以珠璫

汝南記應順字華仲其妻本汝南鄧元義妻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

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

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

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

此禍因遣歸更嫁為華仲妻 謝承後漢書汝南李敬

為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
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送珠
付前相相
慚追去婦
苟違顏色 乃見志操
本傳李迥秀母少
賤妻嘗罵媵婢母

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妻原欲
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也 下鮑永事見前

子婦四

原善物

傳曰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
之善物也注從專也婉順也

無私

禮記子婦
無私貨無

私蓄無私器不敢
私假不敢私與

成婦義

又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
擇日而祭于禴成婦之義

也謂舅

命適私室

又凡婦不命適
私室不敢退

姑喪

檀弓南宮
縚妻姑之

喪夫子

從舅從姑

穀梁曰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
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

訓其髮

戒之曰謹慎
從爾姑之言

增歲寒松柏

唐書鄭義宗妻盧氏略涉
書史嘗有盜夜至其家人

俱逃走惟姑年老不能移賊欲殺之盧冒白
刃殺之姑曰歲寒見松柏今乃見婦之心

辭營別

第

入襄城公主下嫁有司告營別第辭曰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宮則定省闕

雅合謹修

又太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顥尚公主詔曰婦人之
德雅合謹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

今

日好雪

輟耕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
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譴罵趙氏婢長號知

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
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子婦五

增識漢班昭女誡曰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

于曹氏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玷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

家範一

增易曰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又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又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又六四曰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又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

交相愛也 又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
反身之謂也 又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詩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家範二

增晉書庾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動由禮
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或以為夏侯泰初陳長文之倫
人憚其方嚴而莫敢造 唐書曰韋陟家法修整教子
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

堂下不與語 又曰李景讓家行修治閨門惟謹 又
曰李晟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
公事

家範三

原閨門自守

衣冠相見

魏志司馬朗父防閨門自守
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則不

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整
肅如此 晉書何曾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
嬖幸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
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

增稱以孝慈

重其友睦

唐書韋倫居家以孝慈稱
唐劉德威于閨門友睦

名題里社 禮著閨門

唐書崔鄆四世總麻同爨居光德里宣宗聞而歎曰鄆一門孝

友可為士族法因題其居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號為德星社云

馮元常閨門雍穆有禮法 見

重士林 各修家法

柳玘家訓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 唐宰相世系表唐為國

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

韓穆二門 邠僊四世

又曰

穆寧居家嚴嘗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誡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姓至嚴正元問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又曰崔邠父僊四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

其法 書誡屏風 貽譏門戶

房玄齡事見訓子類 李勣弟弼為晉州刺史以勣

疾召為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于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

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李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家範四

增家法可稱

唐書張知塞每勅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

內齋正色

又曰

柳仲郢私居內齋服用簡素

世稱孝睦

裴向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

重其家法

本傳朱泚亂崔祐甫妻王滔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祐甫妻受而織

鑄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重其家法焉

雍睦保家

孔帖源清雍睦保家士友推之

家範五

原詩晉潘安仁家風詩曰縮髮縮髮亦鬢止日祇日
祇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
隱憂孔疚我堂靡構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
日三省

增書唐李華與外孫崔氏書曰予小時起居尊行三時
侍食今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嘗有此儀 柳玘

述家訓誡子孫書曰夫門地高者立身行己一事有隨
先訓則罪大于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

詰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摘矣故族遠長
不假問龜筮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瑄
子孫之盛士族罕比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為
名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厚勤儉以成立之莫
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隊
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喪亂以來
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于後生孝慈友悌忠信篤敬乃
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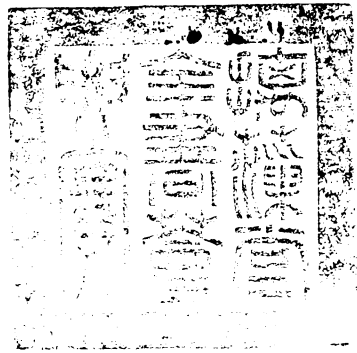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百四十七第二十頁前四行飄零日及
之萼刊本日及訛偏反按木槿一名日及見爾
雅及莊子注今據劉賓客集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紛百哀而攻中刊本百訛有據
劉賓客集改

卷二百四十八第十一頁前二行後漢黃昌妻刊
本闕後漢二字據後漢書補

第二十三頁後五行正家而天下定矣刊本定訛

正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朱 攸

校對官編修 臣 裴 謙

騰錄監生 臣 王朝寧

騰錄監生 臣 金 拔

財團 佛 陀 教 育 基 金 會 釋 淨 空 敬 贈

